从高官豪宅到巡抚衙门

□李振声

明府城史话

投稿邮箱:lixiazuoxie@163.com

珍珠泉大院及其周边一带,地处济南老城中心,又是泉城最大的泉水发源地之一,名泉最多,景致最美,风水最好,人气最旺,所以自古以来都成了豪门与官府觊觎、争抢、圈占的黄金地段。

最早在此圈地建造府邸的是济南人张荣,此人在金末元初曾担任过山东行尚书省兼兵马都元帅,因对南宋作战有功,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“济南公”。当时张家圈占了包括珍珠泉在内的大片土地,在府内建起了亭台楼阁,其中最有名的建筑当数白云楼。据史书记载,白云楼宏伟宽阔,仅楼基就高达丈余,站在楼顶北可观大明湖碧波,南可望千佛山梵宇,尤其在雪后凭栏远眺,雪笼四野,梨花千树,白云缭绕,美不胜收,当时即被推举为历下十六景之一,名曰“白云霁雪”。

到了明代,珍珠泉变成了德王府,亦称“德藩故官”。德王是明英宗次子朱见潾(1448—1517)的封号,最初他的封地在德州,但他爱恋济南的湖山泉水之盛,便以德州贫瘠荒芜风沙太大为由,要求改建王府于济南。明宪宗成化三年(1467),他以张荣府邸旧址为中心向四周肆意扩张,开始修建王府府邸。德王府的规模相当宏大,南到泉城路,北至后宰门,东至县西巷,西至芙蓉街,据乾隆《历城县志·故藩》记载,其地盘占据了济南府的三分之一,是当时济南城中规模最大的建筑群落。

德王府的奢侈豪华程度更是惊人,四周不仅建有两丈多高的官墙,而且仿照皇官在东西南北设了四个官门及高大牌坊。府内建有承运、圜殿、存心三座大殿,配有正、东、西三宫嫔妃居所,一派皇宫架势,朱见潾并不避讳,自称他的王府就是小皇宫。德王府在建造时充分利用泉群资源做足了泉水文章,譬如将珍珠泉及周围的名泉都打造成景点;在濯缨湖(俗称王府池子,是汇聚珍珠、散水、溪亭诸泉而成的一处水域,当时广约数十亩)四周修建亭台楼阁、栽种奇花异草;在湖北岸堆造假山,在白云楼废基上修建濯缨轩;开凿玉带河让濯缨湖与外面的曲水河(也称梯云溪)连接借道流入大明湖。有一次朱见潾登高远望诗兴大发赋诗一首:“印月池头月正明,主人曾此濯冠纓。肯夸风景殊人世,却爱源流合圣清”。由此可见,号称京畿外皇官御苑的德王府是何等气派,何等壮观。

明崇祯十二年(1639)正月,清兵入关攻陷济南,第五代德王朱由枢被处死,德王世系就此告终。清兵占领济南后,王府建筑大都被焚毁,显赫一时的王官旧院从此消失。

二十多年后,即清康熙五年(1666),山东巡抚周有德在德王府的废墟上修建了巡抚衙门,俗称抚院,从此珍珠泉大院改换门庭,进入了一个新的权力中心时期。

巡抚是明清时期的封疆大吏,又称抚台,是掌管一省军政事务的高官。但到了明后期特别进入清朝以后,巡抚变成了主管省一级地方政府的主官,官衔略低于总督,为从二品或正二品高官(兼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为从二品,加兵部侍郎衔的则为正二品)。

周有德是清政府任命的第十任山东巡抚。最早的山东巡抚部院署建在济南西南隅。康熙初年,院署被大火烧毁,此时周有德正在巡抚任上。为解决任所难题,周有德以以工代赈的方式召集了数千名饥民,动工在德王府旧址上重建新的巡抚院署。他命人到青州将明帝朱见深五子朱祐珲的衡王府拆掉,把所有能用的木石材料连同奇花异石悉数搬来,解决了重建费用不足的问题。

新建巡抚院署占地110多亩(即现在这个规模),按中轴线从南向北有七进院落,布局巧妙,错落有致,假山泉水,气势非凡。据道光年间的著名学者王培荀在《乡园忆旧闻》中记载,“署内西偏,巨竹挺生;再西,广厦五楹。向南,前有池,方广亩余,水深而清莹彻底,气自下腾,结成圆泡,如万斛明珠,随流涌出,累累不绝,谓之珍珠泉。水中有台,可演优,两廊宴客。池水北流,绕官宅后,停蓄汪洋,谓之海子,深莫测。”

在院署的诸多建筑中,尤以承运殿最为壮观。承运殿五开间,一殿一卷悬山结构,进深四丈八,歇山九脊,翘角飞檐,六根大红立柱支撑着云头斗拱,红柱之间,为落地隔扇,檐角脊段,皆饰吻兽,它是巡抚们日常施政断狱的办公大堂。还有院署的大门也很气派讲究,迎面是一面影壁墙,两侧为“东辕门”和“西辕门”,影壁前面还有一座高大的牌坊,上书“齐鲁总制”四个大字,是济南有名的书法家王琦秀才的手笔。

珍珠泉巡抚院署建成后,包括周有德在内的143位清代山东巡抚(最后一位是宣统元年任职的孙宝琦)都在这里办公,时间长达270多年。

1911年,巡抚院署被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接管,成为山东都督府、督军和督办公署以及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办公场所。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日军攻打济南,日寇铁蹄刚踏至黄河北岸,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便弃城而逃,临走前他命人将珍珠泉巡抚院署付之一炬。

解放后,由济南市人民政府出资,对珍珠泉大院进行了大规模修缮,复原了少数明清遗存,新建了人民会堂,增添了假山、瀑布等观景小品,使当年的泉石花木之盛得到一定修复。2002年,珍珠泉正式对外开放,供市民和游人参观。历经千年封闭隔绝之后,这座原本就属于人民大众的园林终于从官家回到了民间,成为人民群众休闲娱乐的又一绝佳去处。

【城市梦想】

华山湖“重生记”

□钟倩

伊塔洛·卡尔维诺的《看不见的城市》,给予我们丰厚而浪漫的想象,他笔下的“拉拉杰”,我觉得就是家乡济南,“像风筝一样轻盈的城市,花边一样通透的城市,蚊帐一样透明的城市,还有叶脉一样的城市,能够看透其晦暗、虚伪的厚重的金银镶嵌的城市。”

所不同的是,拉拉杰给居民提供夜空中的休憩点,在济南则是泉边的打水点。上善若水,泉为人师;逝者如斯,奔涌不息。济南,就是这样在轻盈中阔步向前。

如果说大明湖变身“百姓湖”彰显济南的开放胸襟,那么华山湖的“重生记”将成为一座城市的全新坐标。

那个午后,我跟朋友去华山游玩,人不多,心自在,我被眼前的风光所深深吸引,不禁大胆畅想一番。几年后的华山湖,必然是这样的。西至二环东路,北至济青高速公路,东南至小清河,总用地面积1460.36公顷的华山片区,从黄河引源,华山湖与小清河互通。华山湿地公园崛然而起,将华山、驴山、南卧牛山、北蜗牛山包围起来,形成美丽的水际线,把“湖心岛”映衬得美轮美奂,再现“单椒秀泽”的历史自然风貌,华山历史文化湿地公园全新亮相,人们在重温中安放心底的乡愁,在回忆中寻找古人精神的现场,用脚步丈量着脚下的土地——收获一份精神的慰藉和心灵的满足。

从二环东路高架桥上远眺,就能望见华山湖的万顷碧波,荡漾心间,真是“水光山色与人亲,说不尽、无穷好。”偌大的湖面,其面积2.7平方公里,相当于5个大明湖,成为继武汉汤逊湖、武汉东湖、杭州西湖、南昌青山湖后的全国第五大城中湖,直叫外地游人连连惊叹,尽享湖光山色,别有一番情趣,怀有“胸罗宇宙,思接千古”的气象。

几年后的华山湖,想必是这样的。湖水从来都是大地的眼睛,瓦尔登湖之于梭罗是心灵的家园,华山湖之于我是生命的摇篮。既是直通齐鲁文化风景线的连接点,也是串联泉水旅游观光线的中枢纽。放眼望去,大明湖开挖的新河道与小清河实现互通,清河怡人,绿水长天,河畔的北湖公园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。

最令人大饱眼福的是,沿线的湿地公园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线:明湖、济西湿地、北湖、华山湖、清河湿地,一站式游览,要多美有多美。泉水挽着胳膊,湿地涵养水源,形成生态走廊,无论是大明湖、北湖、华山湖,还是空港万亩荷塘、章丘白云湖,等等,都是老百姓家门口的“桃花源”。

几年后的华山湖,必然是这样的。“鹊华秋色翠可餐,耕稼渔陶在其下。吴侬白头不归去,不如掩卷听春雨。”某个春日,一场雨后,晴空万里,从大明湖的鹊华桥北向上眺望,鹊、华二山尽收眼底。细雨如织,雾气蒙蒙,西有鹊山侧卧,东有华山耸立,“兹山何俊秀,绿翠如芙蓉”,云彩变幻,两山连成一景,若离若合,俨然一幅绝妙的田园水乡图景。

在我眼中,鹊、华二山,像极了两眼地泉,流淌出源源袅袅的绿色诗意,滴落在人们的心坎儿上,氤氲出一杯杯甜美醇浆——那是所有济南人的温情记忆。“鹊华烟雨”重现眼前,这是久违的优雅,更是自然的恩典。

在轻盈中蜕变的华山,不再是“齐烟九点”的典故,而是引人遐思的“湖中岛”;在奋进中涅槃的华山湖,不再是济南北部根据地,而是大美济南的第五名胜,跃居全国的泉水盛景。

【方言拾趣】

□刘乐善

老济南的民谚俗语

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后宰门街(现明府城中百花洲畔)度过的。在济南老城区中,这是一条有独特韵味的老街,有中西合璧的宗教氛围和浓重的文化内涵;庙市合一、商铺林立,特别是贫富杂居的现实,让我有机会立体、深入地接触和品味老济南的民俗风情和民谚俗语。街上既有声名显赫的官宦人家、书香门第“田家公馆”“郑家大院”,也有贩夫走卒、引车卖浆之流的草根民众。所以,草根的“教子民谚”和富家的“朱子家训”“曾国藩家书”杂处共生、相互渗透,交流起来毫无障碍。

就说教育孩子吧。

老济南草根民谚:“从小看苗——从小不成驴,到大是个驴驹子。”

意思是说,如果儿童早期的品德、素质教育和开发——砸了锅,就很可能消极地影响他们一生。青藏铁路被称为举世瞩目的宏伟工程,其建设总指挥部首席科学家张鲁新,就是咱们济南走出的精英俊才。他在答记者问时就说:“可能我确实从小就具备作为科学家所需要的严谨与细心。”当然,这一切不会一蹴而就,肯定离不开儿童、少年时期严格、耐心、良好的意志品质的培养以及学习(包括生活)方法和习惯的养成。

教育孩子做什么事都要量力而行。朱子曰:“凡事当留余地,得意不宜再往。”老济南民谚说:“有多大荷叶,包多大粽子”。

这句谚语本身就很有特色。那时候,大明湖里阡陌纵横的湖田、北园大片大片的藕池里都盛产荷叶,所以,干、鲜荷叶的应用就出现在市井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例如,每年夏天,和后宰门街著名的九华楼饭庄、同元楼饭庄一样,老济南不少酒家、菜馆便新添一道很有特色的时令菜——荷叶肉,此菜肉质软嫩、叶香浓郁,堪称佳肴。即便是寻常百姓家,也常常熬制芳香四溢的“白糖荷叶粥”,喝一顿过把瘾。但是,荷叶质地比较“脆”,不能用来包粽子,据考证,端午节老济南贫民百姓用来包黄米粽子的不是荷叶,而是从大明湖里采来的苇叶。由此可见,民谚俗语虽然阴差阳错,却很有地域特色。

教育孩子做错了事要勇于担当,不能推脱责任。民谚就说:“烧糊了饼子,别埋怨灶王爷爷。”

饼子也叫烀饼,是老济南穷苦人家常备的自制干粮:把玉米、小米、黄豆磨成的三合面掺水拌匀,团成纺锤体贴到煮饭的热铁锅帮上,一把火就把饭、饼一起做熟了,图的是省些买煤钱,但却往往顾此失彼,火候很难掌握,糊饼烂面是常有的事。这本来就和灶王爷扯不上半点关系,让他老人家负责,岂不是天大的冤枉?

如果某位小哥自己做了件很值得自豪的事情,就会向小伙伴们大肆炫耀:嘿!我把事办成了,凭的可是——真本事!“牛皮(鼓)不是吹的,泰山(高)不是垒的;鸭子嘴(扁)不是砸的,蛤蟆嘴(宽)不是(用刀子)拉(L á)的。”

不该省钱的地方千万别省,否则肯定得不偿失。民谚则说:“省了盐,酸了酱。”旧时秋后,寻常百姓家常常自己泡制五香豆瓣酱,省点盐是小钱,酸了一大坛子酱岂不坏了吃饭的大事?

因事发生争执,首先要冷静地反省自己。朱子曰:“因事相争,焉知非我之不是?需平心再想。”草根民谚则会说:“不要老鸹(乌鸦)飞到猪腚上——只看见人家黑(那时候没有白猪),看不见自家黑。”

如此等等,不一而足。老济南这类涉及人生方方面面的民谚俗语非常丰富,充分体现了济南话特有的淳朴和深刻,即便是外地人也能品味到其语言的生动和形象。这些日渐淹没的民谚俗语不正是老济南宝贵的文化基因吗?